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

話說金榮因人多勢眾，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，給秦鐘磕了頭，寶玉方纔不吵鬧了。大家散了學，金榮自己回到家中，越想越氣，說：「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，又不是賈家的子孫，附學讀書，也不過和我一樣，因他仗著寶玉和他相好，就目中無人。既是這樣，就該幹些正經事，也沒的說，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，只當人家都是瞎子，看不見。今日他又去勾搭人，偏偏撞在我眼裡，就是鬧出事來，我還怕什麼不成？」他母親胡氏，聽見他咕咕唧唧的，說：「你又要管什麼閒事？好容易我和你姑媽說了，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和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了，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兒。若不是仗著人家，僑們家裡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麼？況且人家學裡，茶飯都是現成的，你這二年在那裡念書，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。省出來的，你又愛穿件體面衣裳。再者，你不在那裡念書，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？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僑們七八兩銀子。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，再想找這麼個地方兒，我告訴你說罷：比登天的還難呢！你給我老老實實的玩一會子，睡你的覺去，好多著呢！」於是金榮忍氣吞聲，不多一時，也自睡覺去了。次日，仍舊上學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他姑媽原給了賈家「玉」字輩的嫡派，名喚賈璜，但其族人，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家勢？原不用細說。這賈璜夫妻，守著些小小的產業，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安，又會奉承鳳姐兒並尤氏，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，方能如此度日。今日正遇天氣清明，又值家中無事，遂帶了一個婆子，坐上車，來家裡走走，瞧瞧瘦子和姪兒。

說起話兒來，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裡的事，從頭至尾，一五一〇都和他小姑子說了。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，聽了怒從心上起，說道：「這秦鐘小雜種是賈門的親戚，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？也別太勢利了！況且都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！就是寶玉，也犯不上向著他到這個田地。等我到東府裡，瞧瞧我們珍大奶奶，再和秦鐘的姐姐說說，叫他評理！」金榮的母親聽了，急的不得，忙說道：「這都是我的嘴快，告訴了姑奶奶。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，別管他們誰是誰非。倘或鬧出來，怎麼在那裡站得住？要站不住，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，還得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！」

璜大奶奶說道：「那裡管的那些個？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。」也不容他瘦子勸，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，坐上，竟往寧府裡來。到了寧府，進了東角門，下了車，進去見了尤氏，那裡還有大氣兒？殷殷勤勤敘過了寒溫，說了些閒話兒，方問道：「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？」

尤氏說：「他這些日子，不知怎麼了，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，叫大夫瞧了，又說並不是喜。那兩日，到下半日就懶怠動了，話也懶怠說，眼神也發眩。我叫他：『你且不必拘禮，早晚不必照例上來，你竟養養兒罷。就有親戚來，還有我呢。別的長輩怪你，等我替你告訴。』連蓉哥兒我都囑咐了，我說：『你不許累著他，不許招他生氣，叫他靜靜兒的養幾天就好了。他要想什麼吃，只管到我屋裡來取。倘或他有好歹，你再要娶這麼一個媳婦兒，這麼個模樣兒，這麼個性格兒，只怕打著燈籠兒也沒處找去呢！』他這為人行事兒，那個親戚長輩兒不喜歡他？所以我這兩日心裡很煩！偏偏兒的，早起他兄弟來瞧他，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。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，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，就受了萬分委屈，也不該向著他說。誰知昨日學房裡打架，不知是那裡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他，裡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，都告訴了他姐姐。嬌子，你是知道的，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，他可心細，不拘聽見什麼話兒，都要丈量個三日五夜纔算。這病就是打這用心太過上得的！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的兄弟，又是惱，又是氣。惱的是那狐朋狗友，搬是弄非，調三惑四；氣的是為他兄弟不學好，不上心念書，纔弄的學房裡吵鬧。他為這件事，索性連早飯也沒吃。我纔到他那邊解勸了他一會子，又囑咐了他的兄弟幾句，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又找寶玉兒去。我又瞧著他吃了半鍾兒燕窩湯，我纔過來了。嬌子！你說我心焦不心焦？況且目今又沒個好大夫。我想到他病上，我心裡如同針扎的一般！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？」

金氏聽了這一番話，把方纔在他瘦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，早嚇的丟在「爪窪國」去了。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，連忙答道：「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。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，定不得還是喜呢。瘦子倒別叫人混治，倘若治錯了，可了不得！」尤氏道：「正是呢。」

說話之間，賈珍從外進來，見了金氏，便問尤氏道：「這不是璜大奶奶麼？」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。賈珍向尤氏說：「你讓大妹妹吃了飯去。」賈珍說著話，便向那屋裡去了。金氏此來，原要向秦氏說秦鐘欺負他姪兒的事，聽見秦氏有病，連提也不敢提了。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好，因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，方家去了。

金氏去後，賈珍方過來坐下，問尤氏道：「今日他來又有什麼說的？」尤氏答道：「倒沒說什麼。一進來，臉上倒像有些個惱意似的；及至說了半天話兒，又提起媳婦的病，他倒漸漸的氣色平和了。你又叫留他吃飯，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，也不好意思只管坐著，又說了幾句話，就去了，倒沒有求什麼事。——如今且說媳婦這病：你那裡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，可別耽誤了。現今僑們家走的這群大夫，那裡要得！一個個都是聽著人的口氣兒，人怎麼說，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。可倒殷勤的很，三四個人，一日輪流著，倒有四五遍來看脈。大家商量著立個方兒，吃了也不見效，倒弄的一日三五次換衣裳坐下起來的見大夫，其實於病人無益。」

賈珍道：「可是這孩子也糊塗！何必又脫脫換換的？倘或又著了涼，更添一層病，還了得！任憑什麼好衣裳，又值什麼呢？孩子的身體要緊，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，也不值什麼。我正要告訴你：方纔馮紫英來看我，他見我有些心裡煩，問我怎麼了。我告訴他媳婦身子不大爽快，因為不得個好大夫，斷不透是喜是病，又不知有妨礙沒妨礙，所以我心裡實在著急。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，姓張，名友士，學問最淵博，更兼醫理極精，且能斷人的生死。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，現在他家住著呢。這樣看來，或者媳婦的病，該在他手裡除災，也未可知。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。今日晚，或未必來，明日想一定來的。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，務必請他來瞧的。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。」

尤氏聽說，心中甚喜，因說：「後日是太爺的壽日，到底怎麼個辦法？」賈珍說道：「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，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。太爺因說道：『我是清淨慣了的，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。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，要叫我去受些眾人的頭，你莫如把我從前註的『陰《驚文》』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，比叫我無故受眾人的頭還強百倍呢！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，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，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。連你後日也不必來。你要心中不安，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。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，我必和你不依！』如此說了，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。且叫賴陞來，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。」

尤氏因叫了賈蓉來，「吩咐賴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，要豐豐富富的。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太、大太太、二太太和你璉二嬌子來逛逛。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，已經打發人請去了，想明日必來。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。」

賈蓉一一答應著出去了。正遇著剛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，因回道：「奴方才纔到了馮大爺家，拿了老爺名帖，請那先生去。那先生說是：『方纔這裡大爺也和我說了，但只今日拜了一天的客，纔回到家，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，就是去到府上，也不能看脈，須得調息一夜，明日務必到府。』他又說：『醫學淺薄，本不敢當此重薦，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，又不得不去。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。大人的名帖，著實不敢當。』還叫奴才拿回來了。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罷。」賈蓉復轉身進去，回了賈珍尤氏的話，方出來叫了賴陞，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。賴陞答應，自去照例料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次日午間，門上人回道：「請的那張先生來了。」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，茶畢，方開言道：「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

品學問，又兼深通醫學，小弟不勝欽敬。」張公道：「晚生粗鄙下士，知識淺陋，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，謙恭下士，又承呼喚，不敢違命。但毫無實學，倍增汗顏。」賈珍道：「先生不必過謙，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，仰仗高明，以釋下懷。」

於是賈蓉同了進去。到了內室，見了秦氏，向賈蓉說道：「這就是尊夫人了？」賈蓉道：「正是。請先生坐下，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，再看脈，如何？」那先生道：「依小弟的意思，竟先看脈，再請教病源為是。我初造尊府，本也不知道什麼，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，小弟所以不得不來。如今看了脈息，看小弟說得是不是，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，大家斟酌一個方兒，可用不可用，那時大爺再定奪就是了。」賈蓉道：「先生實在高明。如今恨相見之晚。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，可治不可治，得以使家父母放心。」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，一面給秦氏靠著，一面拉著袖口露出手腕來。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，調息了至數，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，換過左手，亦復如是。診畢了，說道：「我們外邊坐罷。」

賈蓉於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裡炕上坐了。一個婆子端了茶來。賈蓉道：「先生請茶。」茶畢，問道：「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？」先生道：「看得尊夫人脈息：左寸沉數，左關沉伏；右寸細而無力，右關虛而無神。其左寸沉數者，乃心氣虛而生火；左關沉伏者，乃肝家氣滯血虧。右寸細而無力者，乃肺經氣分太虛；右關虛而無神者，乃脾土被肝木剋制。心氣虛而生火者，應現今經期不調，夜間不寐；肝家血虧氣滯者，應脅下痛脹，月信過期，心中發熱；肺經氣分太虛者，頭目不時眩暈，寅卯間必然自汗，如坐舟中；脾土被肝木剋制者，必定不思飲食，精神倦怠，四肢酸軟。——據我看這脈，當有這些症候纔對。或以這個脈為喜脈，則小弟不敢從其教也。」

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：「何嘗不是這樣呢！真正先生說得如神，倒不用我們說了。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著呢，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。有的說道是喜，有的說道是病，這位說不相干，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：總沒有個真著話兒。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。」那先生說：「大奶奶這個症候，可是那眾位耽擱了！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候就用藥治起，只怕此時已全愈了。如今既是把病耽誤到這地位，也是應有此災。依我看起來，病倒尚有三分治得。吃了我這藥看，若是夜間睡得著覺，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。據我看這脈息，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。但聰明太過，則不如意事常有；不如意事常有，則思慮太過。此病是憂慮傷脾，肝木忒旺，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。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，問一問，斷不是常縮，必是常長的。是不是？」這婆子答道：「可不是？從沒有縮過，或是長兩日三日，以至□日不等，都長過的。」先生聽了道：「是了，這就是病源了。從前若能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，何至於此！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症候來。待用藥看看。」於是寫了方子，遞與賈蓉。上寫的是：

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

人參二錢 白朮二錢(土炒) 雲苓三錢 熟地四錢 歸身二錢 白芍二錢 川芎一錢五分 黃蕙三錢 香附米二錢 醋柴胡八分 淮山藥二錢(炒) 真阿膠二錢(蛤粉炒) 延胡索錢半(酒炒) 炙甘草八分

引用建蓮子七粒(去心) 大棗二枚

賈蓉看了說：「高明的很。還要請教先生：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？」先生笑道：「大爺是最高明的人；人病到這個地位，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。吃了這藥，也要看醫緣了。依小弟看來，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，總是過了春分，就可望全愈了。」賈蓉也是個聰明人，也不往下細問了。

於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，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，說的話，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。尤氏向賈珍道：「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，想必用藥不錯的。」賈珍笑道：「他原不是那等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，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，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。既有了這個人，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。他那方子上有人參，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。」賈蓉聽畢了話，方出來叫人抓藥去，煎給秦氏吃。

不知秦氏服了此藥，病勢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